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游 睿 鸡皮疙瘩

《《 川文艺出版社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 游

| 睿

著

鸡皮疙瘩

《 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鸡皮疙瘩 / 游睿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12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ISBN 978-7-5411-3384-8

I. ①鸡… II. ①游…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9093 号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

鸡皮疙瘩
J I P I G E D A

游睿 著

责任编辑 李 涛

整体设计 袁银昌

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92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3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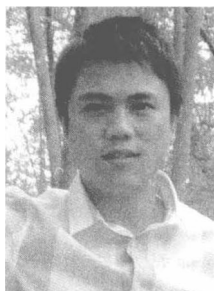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蒙	刘海涛	江曾培	汤吉夫
陈建功	郑宗培	桂晓风	雷 达



游 睿 1984年生。重庆市开县人。重庆市作家协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曾获“新世纪小小说风云人物榜·新36星座”巴蜀青年文学奖等称号，著有小小说集《请输入你的爱情密码》《点燃一个冬天》等。《点燃一个冬天》获2009年冰心儿童图书奖。

总序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编者邀我作个序。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就是为其鼓与呼的，现不妨摘录于下，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

尽管人们可以对“微型小说”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

它是一种机智，一种敏感，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瞬间、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

因而，它是一种眼光，一种艺术神经。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一种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

它是一种情绪、怅惘、惊叹、留连、幽默，只此一点。

它是一种智慧。简练是才能的姐妹。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不想强加于人，不想当教师爷，充分地信任读者。

它是一种语言，举一反三，一以当十，字字千斤重。

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并不窘迫，并不寒伧，肝胆俱全。

它是谦虚的，它自称微型，自称小小。

它又是困难的，几百字，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无法搭配，无法藏头露尾，无法搞障眼法。

它是一种机遇，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命运啊，这一生，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微型”呢？

王 蒙

2011年9月26日

目
录

信	1
躲	2
盐	3
逃	6
做 客	10
如 烟	12
如 火	15
如 梦	19
如 奔	22
如 灯	25
梦 疾	28
鼻 疾	31
眉 疾	34
裸 疾	38
琴 王	41
拳 王	44
鼓 手	47
葬 腿	50
匪 事	52
坐 功	55
七 哥	56
极 刑	60
解 药	63
原 唱	66
捕 猎	69
跌 倒	71
狗 势	74
理 解	76

讨 债	78
领 路	82
买 脸	85
偷 吃	87
蜕 变	90
眼 误	93
打电话	96
李一刀	98
抱一抱	102
一只土碗	105
荒唐的富翁	108
妙用男装	111
鸡皮疙瘩	114
父亲和贼	116
感恩的心	119
歌声嘹亮	122
划破你的脸	125
让我站起来	128
幸福的轮回	131
替领导离婚	134
放的不是羊	138
满城皆乞丐	141
父亲的警服	144
烦恼的轮回	147
彩虹的背面	150
第二次车祸	153
母亲的工作	156
送礼敲错门	159

钱局长的死因	162
走在眼里的风景	164
工具的力量	166
装修效应	170
让赌徒买单	172
最厉害的笑	175
村长拉肚子	177
幸福的疼痛	180
玫瑰击败的爱情	183
开给医生的处方	185
我来陪你一起哭	187
皮小毛害怕什么	190
不要在街上奔跑	193

信

花木村校有两个年轻老师，一个姓张，一个姓李。两个人同在一所学校毕业，去年又同时分到这所条件艰苦的村校。所以，张老师和李老师自然成了形影不离的知心朋友。

最近，中心校的一位老教师退了休。校长准备从他俩中选一位到条件好的中心校任教。但究竟谁去，校长让他们回去自行协商。

听了校长的话，两个人都相互谦让。张老师让李老师去，李老师要张老师去。朋友嘛，关键时刻露真情。但这样推来让去，一时半会儿也没个结果。于是就有人建议：“这事本来就不该让你们自己定，你们这样推来推去，倒不如相互给对方写一封推荐信，写出让对方去的理由，让校长自己定夺。”两个人一听，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两个人回到屋里，便洋洋洒洒地各自写了封推荐对方的信，然后装到信封里托人交给了校长。

可信交到中心校三四个星期了，上面一点动静也没有。正好，这天张老师到中心校去领书，就顺便问了校长一句，说有两封信，托人带给您，不知您收到了没有。

校长点了点头，又叹了口气：“收是收到了，这事儿的确不好办，你的自荐信写得有道理，可李老师揭发你的检举信写得也有道理呀。”

躲

张三和李四是校友，毕业以来很少见面。这天张三上街，远远地看见了李四。张三连忙走上前去，和李四打招呼。两个人一见面，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好一阵寒暄。那种亲热劲儿简直没法形容。张三把李四的情况问了个清清楚楚，李四也把张三的近况问了个明明白白。最后，张三执意要请李四吃饭。李四因为有别的应酬，只好推辞。但两个人最后都留了电话号码，并强调一定要多联系。接着两个人只好依依惜别。

二十分钟后，张三到另外一条街去办事。刚走到街口，张三就和李四碰了个正着。真是巧呀。张三连忙和李四打招呼。李四也连忙回应。这次两个人没有像刚才那样寒暄，再次握手之后，李四说，你有事就先忙，我要去某个地方办点事，不好意思。张三也正有此意，张三说好的好的，我也刚好有事。电话联系。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张三从另外一条街出来，没想到又遇到了李四。两个人一见面，脸上都不自然地笑了笑。张三想这次到底该和李四怎么打招呼呢。没来得及想，李四已经走过来了，于是张三说，真是太巧了。李四说，是呀，巧。接着张三还想说点什么，但该说的刚才好像已经都说了，张三一时间想不出来说什么好。这时张三发现李四也好像没什么可说。两个人同时愣了愣。片刻后，张三只好挥挥手说，去忙吧。李四连忙说，好的，忙。于是两个人就分开走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没想到几分钟后，张三又在街的对面看见了李四。张三发现李四同时也看见了他。张三慌了，真不知道这次该如何打招呼了。于是张三赶紧把脸扭到了一边，假装没看见李四。与此同时，

李四也赶紧把脸扭到了一边，假装没看见张三。

就这样，几个小时前好不亲热的两个人，这回像两个陌生人一样，都把头扭在一侧，擦肩而过。

盐

冬来和小萍是一起来到这座南方的城市里的。他俩临走的时候，小萍的妈一再拉着冬来的手说，你们俩好好在外面挣点钱，回来的时候就把喜事给办了。冬来望着小萍，笑。小萍也笑。之后呼啦啦的火车就把他们捎到了这座城市。

冬来学过厨师，很快就在一家宾馆里找到了工作。但冬来的厨艺还不够不上当主厨，所以每天主要负责在厨房里切菜，偶尔帮主厨打打下手。冬来很满足。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冬来就想，他面前那些菜就是自己和小萍的幸福，等自己切够了切足了，就带着小萍回家把婚事办了。这样想着，冬来的工作就认真起来了。厨房里的所有人，对冬来的评价都很好。

但冬来却为小萍担心。从出来之后，小萍总想找轻松的活干。可是找了一次又一次，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如愿。冬来说，要不，你就在家待着，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找工作危险。小萍摇头，笑。那我不是成了吃白饭的了？后来有一天，小萍高兴地告诉冬来，她在一个工厂找

到工作了，坐办公室的那种，轻松呢。冬来也很高兴，高兴的同时，冬来的眉头划过一丝忧郁。

在冬来上班的厨房里，最近新来了一个负责洗碗的小姑娘。这小姑娘约莫十六七岁，穿着碎花图案的衣服，扎着羊角辫。大家都叫她辫儿。冬来看着辫儿，感觉特别亲切。辫儿的嘴很甜，对冬来左一声又一声地叫哥。那样子，冬来仿佛真是他的亲哥一样。喊着喊着，冬来心里就把她当自己的亲妹妹一样看了。辫儿说她没读过多少书，娘死得早，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上学，爹顾不过来，所以她就出来打工。辫儿的声音很甜，说话的时候把一双大眼睛眨得扑棱扑棱地响。冬来听着辫儿的经历，眼睛里潮潮的。

冬来和小萍每周周末才能见上一面。小萍刚刚上班的那几个星期，一到周末小萍总是早早地约冬来。见面的时候，小萍不厌其烦地给冬来讲她们工厂的事。譬如某某某不按时上班遭罚了款，某某某和她的男朋友在闹分手。说得最多的，就是她们的老板。有钱，但是很好色。据说他养了好几个二奶呢。冬来习惯性地听着小萍的讲述，然后他看着小萍依旧朴素的衣着对小萍说，你还是我的小萍，你没变。小萍脸随即就红了，一对酒窝同时就出现在脸上。

有一天，冬来正在上班。小萍突然来找冬来。小萍的样子很急。小萍说，家里打电话，说娘病了，要钱，要好几千。冬来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然后又找朋友借了一点，最终也只有两千多元。小萍急得满头大汗，这点钱是肯定不够的。但冬来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冬来说，要不，你先找人借点，随后我再想办法还？小萍说我除了你能找谁呀？说完，小萍拿着钱就走了。

当天下午，冬来找自己的老板预支了好几个月的工资。然后冬来打电话给小萍。小萍说，钱我已经想到办法了。说完小萍就挂了电话。

冬来和小萍依旧每周末见一次面。冬来发现，小萍开始爱打扮起

来。化了妆，还换了新衣服。小萍不再给冬来滔滔不绝地讲什么，两个人的语言也越来越少。冬来问小萍钱怎么解决的，小萍不语。

后来，小萍买了手机，还买了耳环。冬来想和她见面，得打好多次电话。即使打了，至少也得两个星期才能见一次。小萍说，忙呢。

终于有一天，小萍给冬来打了电话，叫冬来在家里等她。小萍是坐着小轿车去到冬来的出租房里的。和小萍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小萍对冬来说，这是我们老板。老板对冬来轻蔑地看了看，并不说话，然后扔给冬来一沓钱。小萍说，我对不起你，这是我的一点歉意。

冬来没有让小萍说完。冬来把钱扔了出去，然后用门重重地把小萍和自己隔开。

冬来依旧在厨房里上班。依旧切着那些菜。只是冬来切菜的时候，切的不再是幸福。一不小心，冬来手中的刀出了轨。冬来的手上，顿时出现了一道鲜红的口子，潺潺的鲜血不住往下流。同事们惊叫着，要他去医院。

好在冬来的手并无大碍。冬来自己简单止血之后，就裸着伤口继续干活。冬来说没事没事，虽然不能切菜，但还是可以帮帮其他人的忙。大家说不过他，就由着他。

这时冬来突然想起，好像有好几天没看见辫儿了。冬来问，你们看见辫儿没有？厨房里的人都不回答。有人哧哧地笑。冬来感觉有些怪怪的。恰好这时走进来一个人，冬来一看，正是辫儿。只是，辫儿的羊角辫没了，成了时髦的碎发。身上的衣服也十分华丽。辫儿的手上，甚至还挎了个坤包。

辫儿走进厨房，看见冬来正直直地看着自己。冬来的目光有些让人害怕。还没等冬来说什么，辫儿就低下头准备转身。

站住。冬来说，你不上班吗，准备去哪儿？

冬来。不，哥。辫儿说，对不起，弟弟上学要钱，我……我不能在这里了。

那你去哪里？

一个老板给了我钱，说叫我去他家做保姆。辫儿的声音很低。辫儿说话的同时，外面响起汽车喇叭的催促声。辫儿又说，我得走了。辫儿转身就走。

你不能去呀。冬来下意识地伸手去拉辫儿。但辫儿一挥手就把冬来让开了。辫儿的手正好碰落橱柜上的一包盐。盐像长了眼睛，不偏不倚，正好洒落在冬来刚刚还在流血的伤口上。在那上面盖了厚厚的一层白。

一阵钻心的疼痛迅速把冬来淹没！

逃

我们都被五花大绑。

我很奇怪这样的格局。现在我和许许多多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一起被关在一个大笼子里了。笼子的四壁都是用钢条焊接成的，十分坚固。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绑着许多像金条一样的东西。应该就是金条吧，大大小小的黄灿灿的很刺眼。但我分明感觉到这些绑在我身上的东西很沉，让我感觉不到丝毫自由的存在。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被装在一个大笼子里，更不清楚为

什么我们身上会被绑上金条。

我们首先需要自由，我想。也就在这时，我和笼子里的其他人同时发现，这个笼子竟然有一道大门。此时这道门正大大地开着，更让人兴奋的是，笼子门口竟然没有人看守。

我可以逃走呀，我说。我的话音刚落，空中竟然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它说，是呀，你们现在可以逃走，快逃吧，逃得越远越好。

为什么我们不逃呢？这时所有人都打起精神，迈起步子立刻向笼子的大门口走去。但一迈脚，我们都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身上绑的东西太沉，我们的步子都不快。所有人的动作都显得很缓慢。不过让人奇怪的是，笼子里的人居然都同时走出了笼子的大门。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阻挠我们。

现在我们在笼子外呈“一”字形整齐地排着。就跟即将进行一场比赛一样，大家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时候空中又传来了那个奇怪的声音，它又说，快逃呀，快逃呀，逃得越远越好。

于是所有人都开动了脚步，开始了新的缓慢的逃亡。

老实说，我心里特别紧张。虽然逃出了铁笼子，虽然我只是逃亡队伍中小小的一员，但我知道假若被先前关押我们的人发现，我还是很可能被抓回去的，那样的话，我将又一次失去自由。只有离笼子的距离越远，被抓回去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我特别卖力地迈开步子，可是绑在我身上的东西实在太沉了，让我的行动很困难。

为了逃得更快，我开始重新注意绑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金条。我清楚地知道，在笼子外面，每一根金条都能满足一些愿望。可是现在我在逃亡，这些金条让我几乎动不了脚步。我索性将几根金条抽了出来，然后扔掉。这时，我发现自己的行动立刻轻快了许多。我很高兴自己的这一举动。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我再次回到那个笼子以后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放弃绑在自己身上的金条，换来自己的自由应该是件很值得的事情。